

啟信雜說

鹿城周安士思仁輯

以淨土之說。勸大智慧人。化導甚易。因其宿福深厚。根器不凡也。以淨土之說。勸愚夫愚婦化導亦易。因其胸無成見。如甘之可以受和。白之可以受采也。獨是以其說告之吾輩讀書人。却甚不易。由其先有一種陳腐之執。牢結於胸。故雖有至道。而不欲聞。雖有良言。而不欲聽也。爰集指迷歸信之言。可與淨土相發明者。摘錄數條。以當法喜。名為啟信雜說。

啟信雜說目次

如如居士顏丙勸修行文 理障更甚於欲 先要知三世之說 又要明因果之理 三世之理孔子必定說過 智者勿以短命自待 有智者不可隘其見聞 藏經不可不讀 樊師善於哲發 當於肉軀生厭離心 大孝人不願入胎 大貴人須知自慚 蠶繭喻 簞籃喻 馬喻 野狐喻 歸咎冥王 撲燈蛾 窗內蠅 調馬四法 眼藥 有願必遂 為僧者不可不修淨土 高僧亦宜修淨土 不可甘心作鬼 九類皆當往生 念佛無枉用之方 人間勝事無如念佛

如如居士顏丙勸修行文

人人愛此色身。誰信身為苦本。刻刻貪圖快樂。不知樂是苦因。浮生易度。那得久居。幻質匪堅。總歸磨滅。長年者偶至八九十而亡。短命者不過二三旬而夭。更有今日不知來日事。又有上牀忽別下牀鞋。幾多一息不來。便是千秋永別。歎此身無有是處。柰誰人不被他瞞。筋纏七尺骨頭。皮裹一包肉塊。髮毛爪齒。流若堆塵。涕淚痰涎。汙如行廁。冬寒夏熱。年年向瘡疾裏偷生。蝨齧蚊鑽。歲歲從蛆蟲邊混過。此身無可愛樂。諸人當願出離。如何迷昧者。尚逞風流。懵懂漢猶生顛倒。或有骷髏頭上簪花簪草。或有臭皮袋邊帶麝帶香。羅衣徧罩膿血囊。錦被悉遮屎尿桶。用盡奸心百計。將謂住世萬年。不知頭痛眼昏。閻羅王接人來到。加以鬢班齒落。無常鬼寄信相尋。個個戀色貪財。盡是失人身捷徑。日日耽酒嗜肉。無非種地獄深根。眼前圖快活一時。身後受苦辛萬劫。一旦命根絕處。四大風刀割時。外則脚手牽抽。內則肝腸痛裂。縱使妻孥相惜。無計留君。假饒骨肉滿前。有誰替汝。生者枉自悲啼痛切。死者但覺神識奔馳。前途不見光明。舉目全無伴侶。過柰河岸。見之無不悲傷。入鬼門關。到者自然淒慘。棄世方經七日。投冥漸歷諸司。曹官抱案沒人情。獄卒持叉無笑面。平生為善者。送歸天道仙道人道。在日造惡者。押入湯塗火塗

刀塗。當初盡道。因果荒唐。此際方知。語言不謬。孽鏡裏件件分明。夜臺中般般苦楚。刀山劍樹。喫不盡萬種煎熬。戴角披毛。填不了多生業債。任汝心雄膽潑。免不得向鬼卒而低頭。憑他謗道毀僧。挨不過對閻君而屈膝。魂魄雖歸陰界。身屍猶臥棺中。或隔三朝五朝。或當六月七月。腐爛則出蟲出血。臭穢則熏地熏天。無錢財者。付之一堆野火。有體面者。埋諸萬里荒山。昔時俏麗紅顏。翻成灰燼今日。荒涼白骨。變作塵埃。從前恩愛。到此成空。自昔英雄。而今何在。青草邊漫留碑石。綠楊內空掛紙錢。想到梢頭結局。誰人難免如斯。若欲跳出輪回。須是歸心正覺。休尚鬼窟裏作活計。要知肉團上有真人。是男是女總堪修。若俗若僧皆有分。急求活路。當思身後之身。切莫依回原做。夢中之夢。若明日更待明日。看看誤盡青春。使後人復哀後人。累累增高白骨。彌陀好念。勿虛彼國之金臺。閻老無情。莫惹他家之鐵棒。捨惡從善。改往修來。對眾為大眾宣揚。家歸為一家解說。使在在齊知覺悟。教人人共免沈淪。佛言不信。何言可信。人道不修。他道難修。各請直下承當。莫使此生空過。

理障更甚於欲

生而盲者不識象。有一國王。集羣瞽而問之曰。汝等欲知象之形否。皆曰願知。乃命象夫牽象於庭。喚羣瞽以手摸之。摸訖。問曰。汝等已知象形否。皆曰已知。乃各自揣度。摸其鼻者。曰象形如琴。摸其足者。曰象形如柱。摸其脊者。曰象形如屋。摸其脅者。曰象形如壁。摸其耳者。曰象形如箕。摸其尾者。曰象形如帚。各執一說。爭論不已。繼以毆擊。王笑曰。汝等皆未知象。琴者。其鼻也。柱者。其足也。屋者。其脊也。壁者。其脅也。箕者。其耳也。帚者。其尾也。由是羣瞽默不敢言。然意中猶謂所摸之不謬。而大恨羣說之皆非。於是瞽人終身不識象矣。向使不教以手摸。則象之形狀。數語便知。夫何至於爭執也。惟其有此一摸彼。遂謂親驗之於手斷無疑惑。是以牢固於中而不可拔也。不讀書人。教以修淨土。縱未能皆信。然必不至於誹謗。若一讀舉業之書。便自以為是。空腹高心。以為此不過佛氏之教。而誠實之語反謂荒唐。甘露之投視為鴆毒矣。故曰理之為障。更甚於欲。

先要知三世之說

讀書人有不信前世後世。因而不信淨土者。不知前世後世。即是昨日來朝。合下便有。並非佛家造出。譬如五臟六腑。原在病人自己腹中。奈何因其出諸醫人之口。遂視為藥籠中物乎。文昌帝君勸士子文。開口便謂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是顯然有三世矣。士子科名。皆經其掌管。豈其言不足信乎。

又要明因果之理

儒者之不信因果。非不信佛也。乃不信儒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夫作善作不善。因也。降祥降殃。則果矣。譬之日與太陽同是一物。故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人若信乎其說。自然不敢為惡。倘以報應為荒唐。是落得欺人詐人無所忌憚矣。且如一邑之內。一人信之而作一善。萬人即增萬善。一人不信而造一惡。萬人即增萬惡。故曰人人信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大亂之道也。

三世之理孔子必定說過

三世之說。考之書史。所載甚多。即今世俗見聞事亦不一。儒者止因孔子未嘗言及。所以不敢出諸口。然孔子豈有不言者乎。若云孔子不知三世。亦不得為聖人矣。一部論語中。孔子所言者不過八千五百零三字。則言之不傳於後者必多。若必待見之經書而後信。則四書五經中。孔子未嘗自言其父母。儒者亦當隱諱其所生。未嘗自言其昆弟。儒者不當道及其手足。未嘗自言其室廬田疇。儒者不應居宮室而業恒產。不寧唯是文房四寶。經書中未之及也。子之習字差矣。夏葛冬裘之外。未嘗說及小衣。得毋今之穿綺者非乎。江南金錫。儒者不當為用。西蜀丹青。儒者不當作彩。何也。以孔子未嘗出諸口也。獨是經書所傳。孔子教人孝友。儒者卻不肯孝友。教人忠恕。儒者。却不肯忠恕。並未嘗勸人賭博。儒者偏好賭博。並未嘗教人做某事某事。偏要去做某事。某事則又何也。一言以蔽之。曰弗思耳。

智者勿以短命自待

人身初未嘗有死。死之名乃從肉軀得之。蓋肉軀雖有變更。吾性本無變更。譬諸遠行之人。或乘舟坐轎。或馳馬驅車。舟車轎馬肉軀也。乘舟車轎馬者真性也。就肉軀論。長者不滿百年。若言吾之本來面目。豈止天長地久。靜言思之。何等快樂。今之不信後世者。知有肉軀而不知有真性也。是明明以短命自待也。亦見之謬矣。

有智者不可隘其見聞

農夫心眼中。不知富翁境界。富翁心眼中。不知帝王境界。同在人類中。而大小懸殊矣。況其由人而天復由天而至於佛國乎。人謂讀書之人。見聞必廣。豈知越是讀書人。見聞越小。由其執著先入之言。牢固不拔耳。蓋彼所見聞者。不過此間一國土。而不知世界之多。不可窮盡。日月之多。亦不可窮盡。浪說厥初生民始於盤古。不知劫初自大平等王開創後。目下已經第九小劫。但知此處號為中華。不知就閻浮一洲中。其自號為中華者。已有十六大國。五百中國。十萬小國。但知人生七十。便號古稀。不知劫初之人。皆從八萬四千歲而始。但知此方衣食之源。必由耕織。不知天宮佛土。皆念衣衣來。想食食至。但知金銀財寶。此方得之甚難。不知十方佛土。大地皆七寶所成。但見此方

文字。止有倉頡所造六書。不知自開闢後。書法已有六十四種。但知左國史漢。些微典籍。便稱藝苑之宗。不知普光明殿上祕笈琅函。同於山積。但知人類肉軀必從男女精血而成。不知質託蓮胎。生於上妙香潔之處。可以不由女人之腹。但知娶得一位黃瘦婦女。便愛之惜之。珍之玩之。唯其言之是聽。豈知轉輪王臨御時。除玉女外。尚有二萬妙麗夫人。至於忉利天王。其玉女之多。動以萬億計。每一玉女之旁。天王自化一身以受娛樂。但知人為萬物之靈。謂可贊化育。參天地。不知人類不過六道中之一道。四生中之一生。十法界中之一法界。但知奉得一位兩位聖人。便謂其尊無對。其餘一應天神地祇人鬼。皆不足信。一應未曾目擊之事。皆謂荒唐。豈知每一國土。即有幾位聖人。主持教化。人類之多。閻浮提中。共有六千四百種。不獨此間一處有聖人。嗟乎此種境界。豈聲色貨利之徒。所能窺其毫末哉。譬如蚯蚓。但知尺土中食泥之樂。不知倉龍躍於大海。突浪衝波。譬如蜣螂。但知糞壤內轉丸之樂。不知大鵬扶搖九萬里。風斯在下。是故學佛人。當須大著眼。

藏經不可不讀

雞犬牛羊。能鳴而不能語。較諸能言之人。人之能言者貴矣。一字不識之人。但能以口言語。不能以手言語。而略識幾字者。能以筆通信於千里之遠。則略識幾字者貴矣。略識幾字者。雖能以手代口。終不能化一手為百千手。并不能留其手以至百千年。若能博通古今。著書垂後。則能一書刷印百千書。一書留至百千年矣。其人不更貴乎。雖然。此猶世間之書也。若於儒書外。更能博覽佛藏。則一應天上天下。前劫後劫。以及龍宮海藏。皆可略知其概。見聞不更廣乎。雖然。見聞固廣。若不得捷徑之方。超出三界。則於菩提種子。猶無分也。倘能博通三藏。復遇淨土法門。能篤信而奉行之。斯其福德智慧所由來。非三世五世之事矣。或曰。龍宮海藏之文。雖係如來誠實之語。其如儒者之不信何。曰堯舜禹湯文武之事。若以告之不識字人。彼亦以為荒唐也。是故佛書誠不可不讀也。

英師善於啟發

世俗或以僧無戒行。故輕之而不信淨土。謬也。是以道士不肖而輕老子。士人不肖而輕孔子也。智者尚不以人廢言。況可以其徒而輕其教乎。昔唐太宗謂玄奘法師曰。朕欲齋僧。但聞僧多無行。柰何。奘法師曰。崑山有玉。混襍泥沙。麗水生金。豈無瓦礫。土木雕成羅漢敬之。則福生銅鐵鑄就金容。毀之而有罪。泥龍雖不能行雨。祈雨須禱泥龍。凡僧雖不能降福。修福須敬凡僧。太宗恍然曰。朕自今以後。雖見小沙彌。猶如敬佛。嗟乎太宗固自有宿福。一撥便醒。英師亦可謂善於啟發矣。

當於肉軀生厭離心

人生在世。八苦交煎。而人不自知苦。反以為樂。宜乎以苦入苦。永無出期也。且以生苦言之。人在母胎。住肝膈之下。大腸之上。由膜而胞。漸漸成形。胞胎裹住。不得自由。母噉熱食。如灌鑊湯。母飲冷水。若臥寒冰。所居乃不潔之處。所食皆不淨之血。其住胎也。不滿三百日。其受苦也。同於數十年。迨至彌月。便倒懸其體。頭向產門。形質漸大。欲出無由。自斃之道。在此一刻。殺母機關。亦在此一刻。此時蓐母牽之。痛如車裂。所以一出胞胎。無不放聲大哭。出胎之後。尿溺狼藉。不知羞愧。所謂大富大貴者亦如此。所謂大聖大賢者亦如此。人惟習為固然。所以不知不覺。若能清夜一思。豈不可哀可恥。如來大聖憐憫世間。教人求生淨土蓮華化生。免此患難。奈何耽染沈迷。不生厭離之想。

大孝人不願入胎

神識投胎。不獨自己受苦。即為母者。亦大受其苦。無論在胎十月。度日如年。到出胎之際。為母者痛苦萬狀。漸懼難言。刻刻與鬼為鄰。念念求生不得。幸而難過重生。便愛嬰兒若寶。由是推燥就濕。顧復提攜。一生精血暗裏消磨者多矣。昔有七歲沙彌。出家得道。自識宿命。因歎曰。吾之一身。累五母悲惱。為第一世母子時。鄰家亦生。吾獨短命。母見鄰子長成。即生悲惱。為第二母子時。吾復早夭。母若見人乳兒。即生悲惱。為第三母子時。十歲即亡。母見他兒飲食類我。即生悲惱。為第四母子時。未娶而死。母見同輩娶婦。即生悲惱。今當第五世。七歲出家。吾母憶念。復生悲惱。吾念生死輪回。累親如此。所以情進修道。今街上摩肩接踵。往來不絕之人。大抵遺累於親者多。能報親恩者曾有幾人。夫託胎一世。即累一父母。則託胎百千萬世。即遺累百千萬世父母矣。若能超然出世蓮華化生。永遠不累父母。豈非大孝之大孝乎。乃今之謗佛者。反謂出家不孝。是甘心常住胎中。而累及其親者也。

大貴人須知自慚

所謂貴人者。非爵尊位顯。學富五車之謂也。謂其能去乎賤態也。謂其能去同乎獸禽之賤態也。賤何在。曰貪。曰淫。曰殺。曰盜是也。此禽獸所同有也。其外尚有可羞可恨者。莫如腹中化糞一事。無論珍羞百味。一入咽喉。便同津唾腦涎。隨之而下。胃中即有黃色長蟲。屈伸宛轉於其內。經一晝夜。鑽齧消化。流注大腸。臭不可近。積之既多。遂從大小便。分道涌出。醜惡之狀。同於犬豕。此種賤態。偶一為之。已是可羞。何堪日日如此。若有此賤態。不自覺知。不求厭離。便與禽獸無異。故必自怨自艾。刻刻欲去。此賤態方是大貴之人。六天之中。雖食天須陀味。然皆香潔輕清。無纖塵渣滓。身上香雲。涌現自在。百千萬國。倏忽去來。無有涕淚痰涎。大小便利之穢。故天人之爪甲。價值閻浮提地。然不可稱為大貴人者。以猶不免於輪回也。是必超然出

世。蓮華化生。而後可永絕此賤態也。此非孔孟之力。所能救吾也。

蠶繭喻

蠶之作繭也。亦既左之右之。上之下之。盡吐腹中之所有以成之。方謂常住其中。可安然無恙。豈知所以自經自營者。適所以自纏自縛乎。豈知彼方恃其所吐以衛身。人即利其所吐以殺身乎。萬萬千千癡蟲。誰得免於沸湯者。然彼方子復傳子。孫復傳孫。以入沸湯也。則慘莫慘於此也。世間兩片大門內之家繭。亦復如是。竭畢世之經營。剛剛為妻子謀衣食。設機械。結怨讎。無所不至。迨家業粗成。而此身已束縛其中矣。萬萬千千癡人。誰得免於償報者。然彼方將子復傳子。孫復傳孫。以償報也。則奇莫奇於此也。所以四十二章經云。人繫於妻子舍宅。甚於牢獄。牢獄有散釋之期。妻子無遠離之念。

籊籊喻

漁人設籊中流。使魚不得越過。其傍浮以水草。示以可藏匿狀。而密埋能進不能出之籊於草下。於是魚爭投之。以為可以棲託。而不知已在籊中矣。愛河中之籊籊。亦復如是。人但知無病無患時。家舍可安。妻子可託。悠悠忽過。不覺不知。一旦閻老之籊忽起。而平日最愛之父子夫妻。一一被其登簿勾取。思之豈不可恨。徒恨無益。唯有使其不敢勾取。乃為高著。

馬喻

馬有四種。其最上良馬。見鞭影而馳。不待驅策。次則一鞭即走。又次之鞭輕不走。鞭重方走。其最下駑馬。鞭重亦不走。必錐入於膚。痛極而始走。人亦如是。有智慧者易於醒覺。百里內聞人死。即當駭曰。百里內有人死矣。吾亦人也。死必及我。作速修行以求解脫。此見鞭影而馳者也。其次則見親戚死而覺悟。又其次見逼鄰人死。而後覺悟。若待自己年老。或自己有病而後覺悟。已是錐入膚而後走者。倘或年老猶不覺悟。或已病猶不覺悟。豈非并此而不若者乎。

野狐喻

野狐黑夜入廚房。飽食睡去。天明不能逃竄。乃佯死而待人棄去。未幾果有欲棄之者。一人曰。狐尾甚佳。待我割之而後棄。狐聞而懼。忍痛而聽其割。俄有童子來。欲取其兩耳。狐聞益懼。然思兩耳猶無關於性命。仍復忍之。俄復有人曰。皮可補裘。狐大駭曰。若取我皮必至斷頭剖腹。其可忍乎。於是奮然跳起向外狂奔。而此狐竟走脫矣。人在三界牢獄。無異廚房。業已託胎為人。已難逃於一死。只有念佛往生。乃可死裏逃過。錯過強壯之時。狐尾已經割去。若到桑榆遲暮。已將斷頭剖腹矣。苟非立宏誓願。奮不顧身。其能跳出迷途蒙佛接引乎。

歸咎冥王

一人死見冥王。據業受罪。其人曰。早知如此。大王何不先通一信。冥王曰。通過信矣。汝髮漸黃。是第一信。汝齒漸搖。是第二信。汝力漸衰。是第三信。汝之耳目漸昏瞶。是第四第五信。信之通也屢矣。有少年者泣曰。彼信通矣。我猶未也。冥王曰。通於爾亦多矣。爾猶憶某少年有病死疫亡者乎。某少年有刀傷縊死者乎。某少年有水溺火焚狼吞蛇螫者乎。皆汝信也。豈必呼名而告也。任汝有拔山蓋世之勇。掀天揭地之才。其能免於此間之對簿乎。獨有超然事外。不唯免於此間之對簿。并能使冥王。敬而禮之者。則唯念佛往生之人。

撲燈蛾

燈蛾之死於油火也。非死於油火也。死於見也。人方憐而驅之。彼必乘隙而投之。以為我之所見者必不謬。是以一往無前。死而後已也。人之嗜聲色。嗜貨利。嗜賭博者。亦因彼之所見者。止在於此。是以一往無前。直至死而後已也。何不借鑒蛾也。

窗內蠅

癡蠅之在窗也。有盤旋往復。竟日不能出者。由其拘於所見。不能作一退步耳。若能翻然作一退步。處處海闊天空矣。娑婆世界。是一個大窗櫺。自古及今。不知關閉多少癡蠅於內。吾今幸而忽作退步。向西飛去也。向西飛去也。快哉。

調馬四法

佛世有調御良馬者。佛問其用幾法。答言用四法。一恩。二威。三先威後恩。四先恩後威。佛言四法不調。將如之何。馬師曰。便當殺之。世尊教化眾生。當用何法。佛言亦用四法。其一用恩者。謂善信之人。教以修行學道。其二用威者。謂造惡之人。示以三途輪轉。三則先教以修行學道。四則先示以三途輪轉。馬師曰。四法不化。將如之何。佛言。我亦殺之。馬師曰。如來大慈。何以行殺。佛言四法不化。教亦無益。遂不與言。不與之言即殺之矣。

眼藥

世尊之將入涅槃也。摩耶夫人。(淨飯王之后)在忉利天宮。得數種惡夢。內一夢云。夢下界日輪忽沒。舉世黑暗。有無數羅刹。手執利刀。挑去世人之眼。摩耶歎曰。此必吾子釋迦如來入涅槃之兆也。俄而阿那律尊者。果然升天來報矣。世間毀謗三寶之書。皆挑去人之眼目者也。末劫之人。福力愈淺。則此種書籍愈多。智慧愈微。則奉此種書籍者愈眾。故有福之人。必須早自覺悟。不被其挑。固為上也。倘或已經挑傷。宜速以妙藥塗之。藥何在此。書亦其一也。

有願必遂

宋呂文正公蒙正。字聖功。太宗時。舉進士第一。封許國公。每晨興禮佛時。必祝云不信佛者勿生吾家。願吾子孫。世食天祿。護持三寶。後從子夷簡。封申國公。每遇元日拜家廟後。即叩禮廣慧禪師。申公之子公著。亦封申國公。於天衣禪師亦如之。左丞好問。於圓照禪師。亦如之。左丞之子用中。於佛照禪師。亦如之。世世貴顯。奉佛果符公願。夫文正所期不過世願。猶能成就。何況發菩提心。願生安養。而不遂其所求乎。

為僧者不可不修淨土

宋青草堂禪師。素有戒行。年九十餘。曾氏常供養之。屢施衣物。僧感其德。許以託生其家。後曾氏婦人生子。使人看草堂。已坐化矣。所生子。即曾魯公也。以前世曾修福慧。故少年登高科。後作賢宰相。又如明末浙江僧大成。為寺中收盞飯供眾。道經飯店史家。其家奉佛。僧來化齋者必留。大成收飯回寺。史見其日飯少。輒以其飯湊滿。史家素無子。後其妻忽有孕。分娩時。親見大成走入臥房。急追問之。不得而分娩者。竟產一男。是日。大成僧不見來取飯。造寺問之。乃知即於是日謝世。於是即以大成名之。其子幼年。聰慧孝友。茹胎齋。終身不破戒。以順治乙未。大魁天下。自世俗觀之。此兩公者。皆富貴而享大名。若修行人觀之。兩僧之自誤者多矣。向使兩師知有西方法門。以其所修者。回向淨土。縱或不能上品。猶或可以中品。何至僅以狀元宰相。竟其局哉。

高僧亦宜修淨土

隋相州釋玄景。宗教俱通。道風遐播。大業二年六月。將欲示寂。沐浴端坐。兩目上視。忽自言曰。吾欲生兜率內院。見彌勒菩薩。云何乃作夜摩天王。眾問之曰。非爾所知也。頃之。又云天上甚忙。賓客甚多。遂坐而逝嗟乎。師修行時。固發心見彌勒。到此不能見彌勒。而轉作天王者也。自世俗觀之。其位已在上帝之上矣。然較之生於西方。則遠不逮也。是知高僧亦不可不修淨土也。

不可甘心作鬼

大千世界一切人類。不問貴賤智愚。老幼男女。臨終之後。若不出世。未有不為鬼者。勸人念佛。求生淨土。是勸世人。不去為鬼也。小儒不信佛法。反從而謗之。不唯自己甘心為鬼。并欲勸一切世人為鬼矣。其現在不為鬼者。特暫耳。目下林林總總一切人。即轉盼後林。林總總一切鬼也。人惟不知甚暫。所以疲形勞神以求富貴。無論不得富貴。縱使極富極貴。當臨去之候。手內不能齎分文。一鬼呼之而輒去。安在其為富貴耶。獨有念佛之人。到此無疾無災安然脫化。身無一切病苦厄難。心無一切貪戀迷惑。惡鬼覩影潛踪。閻老聞名頂禮。豈非超然出世之大丈夫乎。人惟如是而後始能不作鬼也。則夫不作鬼

者。誠非易也。

九類皆當往生

九類者。所謂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也。九類。則盡乎貴賤幽明。及天上天下之數矣。九類之中。最苦者三惡道。最樂者。三界二十八天。止因未出生死。所以輪回六道。是苦者固苦。樂者亦苦也。縱使長壽諸天。現享無涯之樂。然而天福報盡。仍墮三途。豈若極樂國土之永脫輪回。長辭六趣乎。余嘗於文昌。關帝。東嶽。廟中進香。禮拜之後。必祝云。願帝君尊信三寶。發菩提心。往生西方。行菩薩道。又嘗頂禮斗母尊天。及昊天上帝。雖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之後。亦願至尊念佛往生。行菩薩道。廣度一切。何以故。祇因有智慧人。看得世間極高明事。無如念佛。最有福事。莫若往生。念佛往生。非一切福德所可比擬者也。斗母尊天。即經中摩利支天菩薩。昊天上帝。即經中所稱忉利天王。世尊每說法時。忉利天王。無不恭敬禮拜。侍立左右。今日聞此默祝。必然歡喜。斷無反開罪戾之事。吾輩幸而遇此法門。不思勇猛精進。回向菩提。豈非如來所稱最可憐憫者乎。

念佛無枉用之力

世俗之事。謀而不成。則前功盡棄。獨有念佛。縱有始無終。而從前所念。亦決不枉費。昔有樵夫。遇虎登樹。一稱南無佛。多生多劫後。猶賴之以出家。漸至成佛者。何況精誠一世乎。即或現世不能往生。來世必出生死。非如世俗之讀書不就。枉費精神。經營不就。反虧貲本也。

人間勝事無如念佛

譬喻經云。昔有夫妻二人。禱天求子。婦即懷娠。生四種物。一旃檀米斗。二甘露蜜瓶。三珍寶錦囊。四七節神杖。其人歎曰。吾本求子。何用此種物。天神問曰。汝欲得子何為。其人曰。吾欲得子。將來望其養育耳。神曰。斗中之米。取之復盈。甘露瓶中。能消百病。珍寶之囊。用之不竭。七節神杖。以備凶暴。人間孝子。豈能如是。其人大喜。遂致殷富。其後他國聞之。遣兵往奪。其人擎杖。飛行擊退。保之終身。世人孜孜汲汲。無暇修行者。不過為一妻子耳。然妻子縱極趨奉。安能若此四物哉。至於往生西方。則超出生死。萬福莊嚴。所求如意。又豈四物之所可較量哉。故天上人間。第一勝事無如念佛。

啟信雜說(終)